

人的身份，人的成败，人的荣辱，有时是命中注定的。比如人的家庭、民族、国籍这都是命中的那个上帝的决策，比如有人一出生就是王子了，而我一出生就是个农民的孙子，但这还遭到了不少人的羡慕，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儿子。

有人一出生就落户在曼哈顿，我一出生就落户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旗力很苏木乌兰嘎查。睁开眼睛一看，身边有爹有娘，还有牛有羊，出门一瞧，远处的山青，近处的山绿，院子里松开的狗，拴着的是驴，人们喝的是牛奶，吃的是炒米。家里有两本书，一本是《毛主席语录》，一本是《毛泽东选集》。

我10岁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幼儿园，15岁才见到拖拉机，18岁才知道我向往已久的天安门里原来是住皇帝的。

人是自己的侏儒

阮直

就这样的见识与素质，最大的理想也无非是比爹再多放50只羊，比爷爷多放100只羊，长大了再讨个婆娘。好在有机会读了几年书，知道城里的暖气比蒙古包里的牛粪火更温暖，吃大米比吃炒米更

顺



夜深千帐灯 丁剑波

前几日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改刊版，似乎是征求意见本，感慨甚多。看看版权页，相识者已不多。这是我做传媒的第一个岗位，我到《中国青年》是“文革”后筹备重新出刊之时。我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青年》的鼎盛，那时的发行量大约是800万。之后从《中国青年》到《人民文学》，我又经历过王蒙时代《人民文学》的鼎盛期，那时的发行量140多万。这些曾经辉煌耀目过的杂志，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一直为自己能亲历那个时代而感荣幸。那时的《中国青年》在北三里屯，办公在一单元，宿舍在二、三、四单元。办公楼其实只有一个很小

一段时期以来市面上流行对传统经典作品解读的书籍，名家学者们都纷纷从故纸堆中挑选自己喜欢的经典作品，进行一番加工，并冠以吸引人眼球的名字来吸引读者。这本《小人物评孟子》看上去并不惹眼，但是一页页翻来，却让人难以释手。作者杨治国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曾作为一个地方官，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孟子思想中的许多观点有着自己的深切体会，点评到孟子的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等思想，娓娓道来，通俗易懂，细细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小人物评孟子》中的内容分三部分，包括原文、译文、评曰。其中

新书架

《小人物评孟子》

邢仔芹

的“评曰”是点睛的部分，同样是读经典的心得，却不同于一般的经典解读，作者既没有讲通俗易懂的小故事，也没有把历史人物的语言用时髦的流行语替代，而是用文言形式，引经据典，时而引用权威的名家研注，时而借用其他传统经典对相关内容的叙述，再加上自己对别人的注解及孟子言行、思想等的评价，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参照原文读完之后，看到作者对于相关内容的点评，虽然是文言形式，但是稍有古文功底即可读懂，其中遣词造句恰当，褒贬皆有，抒发议论，淋漓尽致，可见作者对传统经典的熟悉，作者的信手拈来，看似随意自然，实则内涵深刻。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巩义小街(油画) 李亚红

口，城里的姑娘比我们旗里的姑娘更风骚，从此我就没了“扎根牧区”一辈子的志向。

但我无力改变命运，可我又不甘心一生走不出草原。

我的运气终于与时代同步了，世道变了，上大学不用组织推荐了，考试就意味着你我他无尊卑贵贱了。我考上了，我终于“借机凭运”把自己提拔为城里人了。这本是命中注定的事，让我凭运气给篡改了。这一次篡改，我终身

就受益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唱的那首《中国少年先锋队之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准备什么呢？准备知识与力量，干什么呢？等待运气的到来。运气如季风，一年里总会有几次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会没有运气，但运气来时，你没准备好，你就登不上走运的这趟车。

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耽误你赶路的不是你脚下的那个坡儿，而是你鞋里的沙子。那个坡儿会阻碍所有的人，但你鞋里的那粒沙子确

却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远行之前，都要做一番准备，这准备就包括先把你鞋里的沙子磕打干净了，因为旅途的风暴，容不得你打理完自己，再去挑三拣四。

当年我有几大志向，其一，如果我有钱了，就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如今看，还是实现了；其二，我也写诗，要发在我们旗文化馆的杂志上，如今看，这也不难了；其三，娶一个有点文化的老婆，读我那多情的信时，不用找嘎查里的会计了。老婆确实很有文化，如今都会发短信了，但我还不会。可我也很有文化，评职称时，我发表

的5000字论文，我竟然只抄了3000字，那2000多字都是我自己的，我总算没有白读一次大学吧。因为我们公司董事长的硕士论文，都是找枪手代写的。我不懂事就长了这么大，就是因为抓住了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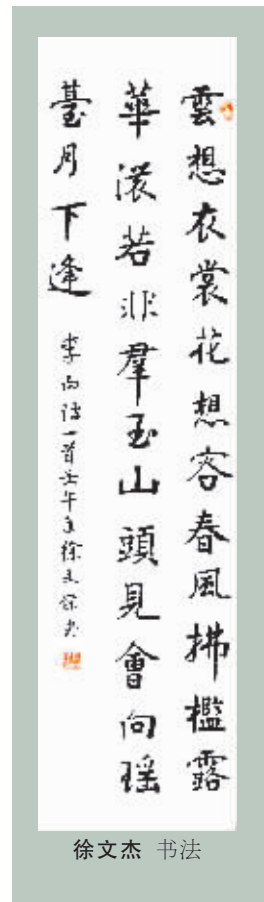
当然，我不是成功人士，我不能在废墟上建起神祇，但我也不是自己的侏儒，因为我把当初砌墙的活儿看作是盖一座教堂了，所以我心里明亮。有阳光的心灵就常常能抓住匆匆闪过的机遇。

曾经风光过的品牌

朱伟

《中国青年》当时的总编辑是关志豪，他是思想活跃的核心，于是编辑部就吸引一批各地外省最活跃的思想青年。

《中国青年》复刊最值得骄傲的是“停刊事件”，当时编委会在面临压力时集体坚持，使这本杂志的创刊本身也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品牌，由此成为走在最前列那一批人的支持者。这本刊物在那时能形成一个思想核心，



徐文杰 书法

与总编辑真有很大关系。关于关志豪，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与我们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去看电影，可以一起骑着自行车在深夜的马路上升空。

我在这第一个工作岗位上获得的启示是：一本好刊物，一定要有一个思想活跃的氛围，一支可以超前思考在别人前头的团队。它不是引领着就是被别人引领。

我从《中国青年》复刊那一年1978，一直待到1983年，这5年，《中国青年》有过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组织潘晓大讨论的骄傲。1983年关志豪与一批部主任因年龄而离开，一本刊物的一个黄金时代就此结束。有理想这些刊物的衰败，作为亲历者，真有伤感情怀不去。



项上牧歌 无忌 摄影

新中国成立前，郑州没有供水事业，更谈不上有自来水，多少年来，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居民终日日以井绳、扁担、铁桶、木桶等工具自取饮用井水。一般人家都备有两种盛水的器具，一是坛子或罐，专盛甜水，供做饭或饮用；二是较大一点的缸，放苦水，用来洗衣服。有些穷人家没有这么多坛坛罐罐，也买不起甜水，只好吃苦水。

老郑州人喝的水

王瑞明

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周边有40多眼浅层苦水井，水质苦涩难饮。甜水井屈指可数，仅在塔湾、黄殿坑沿、唐子巷、南关、裕元里西口、二马路等处有几眼甜水井。只有那些富人、商号、官府才能用得起。推车夫点井买水、推车变成当年穷人谋生的一种职业。郑州早年的推水同业公会就设在南关大街东侧的唐子巷。推车工人的生活极苦，常

年冒着严寒酷暑，在坑坑洼洼或冰封雪地的道路上挣扎，天气再坏，也得按时把水送到买主家。有些甜水井还被当时的水霸所垄断，劳动人民挑水要付钱。据裕元里老街坊们说：过去街西头有一眼甜水井，被一个恶棍把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向来挑水的居民收取水钱。那时

老郑州人还留下难忘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府投资253.9万元，在老坟岗惠芳里(现二七广场西)以地下水为水源兴建有史以来郑州市的第一座自来水厂。水厂占地面积2999.7平方米，经过两年建设，开凿机井两眼，建起高31.5米、容量200吨的圆形水塔一座，容量150吨的清水池两座，容量120吨的地下式蓄水池两座，容量1000吨的清水池一座，铺设管道12.48公里，供水管道以解放路水厂为圆心，向东、西大街、德化街、铭功路、太康路、正兴街等26条街道辐射，设立公共给水站24个。1953年自来水厂成立后，开始筹措涉水事宜。1954年1月1日，解放路水厂正式向市民供水，政府修建的自来水管像人的脉搏一样伸向了四面八方。从此，郑州居民吃苦水、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来的只是单单为主人翁谷子地个人命运不公的落泪，我不愿去想为啥不公，一想就会损伤谷子地的形象，落泪，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里真的是好矛盾啊，作者为啥不将前期的大背景落在打鬼子、抗美援朝上呢？

最好的一场戏就是谷子地在老团场前的一幕，那是人性情感的最激烈、最真诚的宣泄，但还是受电影前期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场戏又总觉得欠缺了许多。很多人都说《集结号》不同于国内早期的战争片，无论是战斗场面和人物对白，我看过百分之二百地同意这种评价，我只想说的是，在剧情的自然过渡上，在一幕一幕的衔接上尤其选材上再下点工夫，这样留在观众心中的喜怒哀乐，就会永远难忘，而且难以磨灭。

《集结号》公映，很多观众都说内容很感人。我看到电影的中下部分时，也禁不住掉了几次泪，而且有一两次几乎难以控制。为之落泪的原因是，一个人提着脑袋在战场上玩命，然而却被误会、冷落，不能得到认可和应有的荣誉，真的是让人惋惜、遗憾、气愤、无奈、伤心、难受。但难受落泪似乎仅限于此，《集结号》的故事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东西留在心间。这是因为一开始那几章，是一场兄弟打兄弟、自己打自己的战斗，尽管惨烈但总是感动不起来，只是为这样的战斗遗憾和难过。当时心里想，要是两边的兄弟能静下心来和就好了。所以才有了后

看《集结号》后的遗憾

彭天增

就《集结号》整个的剧情感上来说，总觉得不那么紧张和自然，有几处有些牵强和简单，踩地雷一节是个让人揪心的事，不能离开，离开就炸，观众就是想看看用什么高招化解了，但片中却含糊过去了，好像这一节就是专门为了让谷子地与这个团长通过这件事建立友情，

好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做铺垫。另外，王金存妻子的出现这一节也有同样的意味，只是为剧情发展的需要，而没有人物情感的煎熬。

最好的一个情节是谷子地在老团场前的一幕，那是人性情感的最激烈、最真诚的宣泄，但还是受电影前期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场戏又总觉得欠缺了许多。很多人都说《集结号》不同于国内早期的战争片，无论是战斗场面和人物对白，我看过百分之二百地同意这种评价，我只想说的是，在剧情的自然过渡上，在一幕一幕的衔接上尤其选材上再下点工夫，这样留在观众心中的喜怒哀乐，就会永远难忘，而且难以磨灭。

爱情本命年

李小玲 著

一个月之后，赵大庆爬上了离这座城市足足有五个小时车程的百灵山。百灵山上有着座佑佑寺，成千上万的香客络绎不绝，终年朝拜。赵大庆忐忑不安地迈进了烟雾缭绕的大殿，仰望那庄严而又慈爱的神像，浑身不由得轻轻发抖。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深深地跪了下来，久久不起。之后，用双手把事先准备好的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恭恭敬敬地投入了功德箱。赵大庆的一举一动都被一直立在旁的安平大师看在眼里，在赵大庆起身离开的时候，安平大师伸手拦住了他。大师低眉顺眼，边捻佛珠边娓娓道来：这位施主请留步，老僧有几句实话相告。做人以善为缘，以诚为本，不可凡事太重。金钱乃身外之物，两袖清风方能六根清静。欲海无边，回头是岸。阿弥陀佛……

回来的路上，正在高速公路路口交费的赵大庆被几个客客气气的车务人员请下了他那辆宽大的劳斯莱斯，又请他上了停在路边的另外一辆车——检察院的警车。

赵大庆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他开始在心里有板有眼地数数，就像连日来失眠的时候那样，一、二、三、四、五、六……既然不能两袖清风，就只好这样数数了，一直数到六根清静为止吧。

数到三百多的时候，赵大庆睡着了，睡得很深很沉，睡得出口水。

这是他多少天来也未曾有过的一场痛痛快快的“放心觉”。

15 尽管柳柳和柳柳对晓晓的事情守口如瓶，柳柳和丁芳还是知道了。石秀都知道了呀，石秀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让柳家老两口消消停停过日子呢。

丁芳怕柳柳上火，就背着柳柳知哭。柳柳知道丁芳上火，就背着丁芳哭。欢欢笑笑看着姥姥，又看着姥爷，想起晓晓妹妹这辈子就要在床上度过，也难怪她哭。

祸不单行，更烦心的事情又来了。几个手拿检察院工作证的人敲开了柳家的大门。柳柳和丁芳像两个垂头丧气的小学生那样听他们从年头说到尾，心都不跳了。

天啊。柳柳天啊地啊地叫着，不仅是心都不跳了，走路都走不稳了。那个房主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也不像是坏人啊，他怎么能和贾正良有关系呢？赵大庆和贾正良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可能还清债务。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8.6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11.2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和国防。

到目前为时，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败选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气势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资本位体系。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三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落地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啊，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房子推荐给她啊……

人心啊人心，到底怎样的高人才

能看尽人心看透人心啊。打听了一圈，柳柳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主管纪检的区委副书记乔一鹤——一度乱她心魂的乔一鹤。多日不见，乔一鹤比以前有风度了，白发染成了黑发，笑容显得愉快而明朗。柳柳确实乔一鹤是知道她的心，否则他也不可能双眼发亮地看着她。

柳柳说：乔书记，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客套的人——

乔一鹤打断柳柳说：不必解释了，我很清楚，你有话直说吧。

柳柳说：乔书记，我是一篇特别认真的柳柳说完了，乔一鹤问了柳柳几个问题。乔一鹤说：你在购买博雅苑时根本不知道房产的身份，是吗？柳柳连连点头。乔一鹤又问：那么，你知道赵大庆为什么向你推荐了这处房源吗？柳柳摇摇头。乔一鹤笑了，又问：你和赵大庆是什么关系呢？柳柳说：我和他妻子是最要好的朋友。乔一鹤说：问题是，你是贾正良的老部下，孟铁又是贾正良的亲戚，你能出示什么证据来显示当初你并不知道这处房产是受贿房呢？柳柳说：我的证据是赵大庆，他是唯一的见证人。乔一鹤说：你能确保赵大庆为你作证吗？柳柳说：我相信法律。

临别时，柳柳对乔一鹤伸出了手，乔一鹤用力握了握柳柳的手，说：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柳柳并没听清楚乔一鹤说了什么，只感受到他手心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她握过很多男人的手，她总是把男人的手和男人的心联系起来。乔一鹤的手让她舒适安心，她不再那么惶恐那么焦躁了。但是，她确信自己并不淫秽，她很坚定地相信自己，她终究不能和除了陈全之外的任何男人有任何瓜葛。

没必要。女人活到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离“不惑”就最近了。就会自动自觉地悟出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更何况，她柳柳从明白男女之事的那天起，就从来不是随便就和男人有瓜葛的女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柳柳、陈全和何香茗又一次聚在一起了。何香茗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水分和活力，眼窝青黑，唇干齿燥。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红酒，诚心把自己灌醉。他们谁都说不出话，各自吃着各自的，却怀着相似的心事。

28

连载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会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退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晚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林肯，更是对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聚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美国的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与货币政策利益的争。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

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家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

1863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

可能还清债务。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8.6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11.2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和国防。

到目前为时，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败选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气势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资本位体系。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三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落地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11